

平衡与冲突：比较教育世界 体系论的两种范式解析

张金鹏 曲铁华 李文文

摘要 世界体系论作为比较教育重要的思想流派，其重要的现实追求便是通过比较教育解决世界性问题与危机。在该流派内部，形成了以新制度主义为基础的平衡范式和以世界体系分析为工具的冲突范式。针对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与生存危机，前者主张建立世界课程来推进世界社会的进步，后者提倡批判教育探索世界教育的公平，促进世界体系转型。尽管两种范式在解决问题的路径上存在分歧，但两者的研究理念、对人类社会进步和美好未来的追求存在共识，统一于世界体系论的旗帜之下。两种范式的研究对比较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存在不足。同时，该流派给予了中国教育发展许多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 世界体系论 平衡 冲突 范式 现实追求

作者简介 张金鹏，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教师（长春 130024）；曲铁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24）；李文文（通讯作者），河北大学博士研究生（保定 071000）。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96(2024)06-0003-15

一、问题提出

世界体系论（The World System Theory）是比较教育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它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对象，开启了比较教育发展的新时代。该学派吸收了沃勒斯坦（Wallerstein）世界体系分析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以及依附论等观点，以世界体系为切入点分析问题，将国家看作是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一环，重视国家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关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众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主要涉及世界

体系论的理论建设与应用两方面内容。在理论建设方面,世界体系论的逐步成型离不开库姆斯(Coombs)^①的启发、迈耶(Meyer)^②的尝试和阿诺夫(Arnove)^③的倡导。随后,更多的学者对世界体系论在比较教育中的理论方法、适切性及研究未来做了探讨。而博利(Boli)、拉米雷斯(Ramirez)和迈耶、^④菲亚拉(Fiala)和兰福德(Lanford)^⑤等人从新制度主义出发研究全球教育问题,逐步形成了世界社会/文化理论;阿诺夫、克莱顿(Clayton)^{⑥⑦}等人,将世界体系分析深度融入比较教育研究中,探索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果;金斯伯格(Ginsburg)、^⑧阿诺夫、格里菲斯(Griffiths)^⑨等人综合了世界体系论研究成果,将基于世界社会/文化理论与世界体系分析两种不同理论的研究范式定名为平衡范式和冲突范式。

在理论应用方面,阿诺夫等人用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了尼加拉瓜教育在革命中的作用,^⑩并关注国际教育、授课语言、课程等微观问题;拉米雷斯多次与迈耶、博利运用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比较教育世界体系分析解读教育制度的起源扩张、组织机构、教育效果等问题,阐释了世界层面的文化的作用;^{⑪⑫}此外,卡诺伊(Carnoy)、阿特巴赫(Altbach)等依附论者也在研究成果中借鉴了世界体系论的观点。总之,海外学者的研究涵盖了世界体系论在比较教育中从借鉴、适应到成熟的整个发展历程。这些学者既是世界体系论的研究者,也是该理论的追随者和应用者,共同促进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逐步走向壮大。

与海外成熟的研究相比,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介绍阶段,例如王承绪、^⑬

① COOMBS P. The world educational crisis: a systems analys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241.

② MEYER J et al. The world educational revolution,1950-1970[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77, 50: 242-258.

③ ARNOVE R 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world-systems analysis[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80(1): 48-62.

④ BOLI J, RAMIREZ F O, MEYER J. Explaining the origins and expansion of mass education[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85, 29(2): 145-170.

⑤ FIALA R, LANFORD A G. Educational ideology and the world educational revolution, 1950-1970[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87(3): 315-332.

⑥ CLAYTON T. Beyond mystification: reconnecting world-system theory for comparative education[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98(4): 479-496.

⑦ CLAYTON T.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globalization" revisited, relocating the tension between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d globalization analysis[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004(3): 274-294.

⑧ GINSBURG M B, COOPER S, RAGHU R, ZEGARRA H. National and world-system explanations of educational reform[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90(4): 474-499.

⑨ GRIFFITHS T G, KNEZEVIC L. Wallerstein's world-systems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 case study[J]. Prospects, 2010(40): 447-463.

⑩ ARNOVE R F, DEWEES A. Education and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in Nicaragua, 1979-1990[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91(1): 92-109.

⑪ 同本页 ④。

⑫ RAMIREZ F O, MEYER J. Comparative educati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0, 6: 369-399.

⑬ 王承绪. 比较教育学史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145-147.

薛理银^①等学者都对世界体系论予以介绍和分析；冯增俊在其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中将世界体系论作为独立的分析框架，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比较教育学者对该流派所做的较为全面的阐述；^②赵中建、^③冯增俊等学者，^④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⑤翻译了部分海外具有影响力的世界体系论成果；徐辉^⑥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理论的源流、内容及代表人物进行了梳理与评价；杨玲^⑦对世界体系理论中基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的冲突范式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而尤铮、覃云云、^⑧祝刚、^⑨王帅杰^⑩等学者对比较教育中的新制度主义和世界文化理论进行了单独介绍，未将其列入世界体系论流派之内。

综合来看，世界体系论发源于国外，相关的研究海外学者走在了前面，他们不仅探讨、争论、建构，还将其应用到了研究中。相对而言，国内的研究成果较少，偏重理论介绍与探讨，对世界体系论的发展历程、代表人物和内部情况认识不够全面，在理论应用方面更是乏善可陈，这些是国内学者日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二）学界误解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误区：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只存在一种研究范式。国内学者在介绍该流派时，多侧重介绍基于世界体系分析的观点，并将其作为唯一的内容。然而，世界体系论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世界体系分析、新制度主义以及依附论等多个理论，且学派内部在具体研究上表现出共识与分歧共存的特点。如果承认世界体系论只有一个世界体系分析的范式，那么就相当于否定了迈耶这个代表人物“首次将世界体系分析这一概念引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⑪的功绩，也否认了迈耶等人开辟了以研究世界文化为重点的平衡范式，这与客观事实和海外研究成果严重不符。虽然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基于新制度主义的世界社会/文化理论被很多人看作独立的理论，但不能否定在比较教育范畴内，它从属于世界体系论并从中汲取大量营养。客观来讲，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分为平衡（共识型）与冲突（冲突型）两种研究范式。^⑫平衡范式是以迈耶为首的学者在新制度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世界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世界文化的作用，教育发展改革被看作是自我平衡系统基于稳态原则不断调整内部需求、扭转失衡达到平衡的过程。冲突范式

① 薛理银. 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163-165.

② 冯增俊, 陈时见, 项贤明. 当代比较教育学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61-62.

③ 赵中建, 顾建民. 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 国外比较教育文选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332-359.

④ 阿诺夫, 托雷斯. 比较教育: 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辩证关系 [M]. 冯增俊, 薛国凤, 王进军, 等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 1-625.

⑤ 阿特巴赫. 比较高等教育 知识、大学与发展 [M].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1-292.

⑥ 徐辉. 论比较教育视野下的世界体系分析 [J]. 比较教育研究, 2007(8): 11-16.

⑦ 杨玲. 比较教育世界体系理论分析框架探析 [D]. 郑州: 河南大学, 2011: 1-48.

⑧ 尤铮, 覃云云. 新制度主义与比较教育研究: 理论、案例及问题 [J]. 比较教育学报, 2022(3): 3-13.

⑨ 祝刚, 史可媛, 王语婷. 比较教育领域世界文化理论争辩的学术考察与未来路向 [J]. 比较教育研究, 2023, 45(5): 9-20.

⑩ 王帅杰. 世界文化理论: 全球教育研究的一种理论探析 [J]. 外国教育研究, 2023, 50(10): 36-53.

⑪ 同本页 ⑤。

⑫ HANSON E M. Reviewed work(s): understanding educational reform in global context: economy, ideology, and the state by Mark B. Ginsburg[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93(3): 329-332.

则是以阿诺夫为首的学者积极引入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作为理论工具,将教育改革“视为群体之间持续斗争的一部分,这些群体的利益从根本上是冲突的,并且在内在矛盾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①两种研究范式在统一的世界体系视野下,共享研究对象与研究理念,是世界体系论的一体两翼。该流派以宏观视野研究全球教育的发展与变革,认识到民族国家的教育深受外部因素影响。因此该流派重点关注全球性的课题,对比较教育的现实追求有着高远的目标。

二、现实追求:比较教育促进世界问题与危机的解决

(一) 问题危机赋予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的使命

人类在发展主义的信念指导下,相信“科学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普遍有效性”,^②所有国家都在追求永无止境的经济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无尽的资本积累与有限资源的矛盾会越发突出,从而导致全球出现气候、环境等生存发展危机。“这种特殊的生存危机在许多情况下加剧了全球不平等、贫困、冲突、不安全”。^③近年来,许多学者呼吁所有人关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与全球问题,用可持续发展理念善待地球。联合国在2020年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描述为“普遍呼吁采取行动,结束贫困、保护地球、改善世界各地每个人的生活和前景”。^④为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所有个人都了解人类目前面对的客观现实、对现有生活生产方式做适当改变,“通过具备他们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⑤当前的人类社会已经融合发展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渗透扩展,让全球化成为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比较教育学者可以通过指出全球化的积极和有害后果,以及伴随社会日益相互联系而来的经济和教育议题,来为学术和政策服务。^⑥全球化赋予比较教育研究更多使命,旨在关注全球问题、具备更加宏大视野的世界体系论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选项。

(二) 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现实追求的两种路径

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的重要目标与现实追求是,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解决全球性问题与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认为,教育通过传统的社会化机

① GINSBURG M B, COOPER S, RAGHU R, et al. National and world-system explanations of educational reform[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90(4): 474-499.

② GRIFFITHS T G, KNEZEVIC L. Wallerstein's world-systems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 case study[J]. Prospects, 2010(40): 447-463.

③ PETERS M A. Encyclopedia of teacher education[M]// GRIFFITHS T G. Critical world-systems education for progressive system change.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2: 1-6.

④ GRIFFITHS T G. Education to transform the world: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in and against the SDGs and ESD[J].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21, 30(1-2): 73-92.

⑤ 同本页④。

⑥ ARNOVE R F.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J]. Compar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0, 40(6): 827-830.

制来影响个人，进而通过个人结果的聚集来影响更大的单位”。^①教育的作用就是通过促进公众对世界层面问题和危机的理解，为人类社会的改善作准备。“使个人有能力质疑自己的生存现实，并采取行动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整个社会。”^②世界体系论学者们认为，比较教育应在未来有关世界层面的教育改革中发挥核心关键作用，运用丰富的专业知识、全球视角和学术积淀，积极参与相关活动与联合世界进步力量。通过宏观的世界体系视野来解决世界层面的问题。在应对全球危机中，比较教育“可以对更开明的公共话语和塑造教育体系的政策作出重大贡献”。^③世界体系论者作出这一论断的前提是，他们都认同一个基本的理念：教育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教育的扩大发展能够促进更大的平等与进步。而各民族国家在“加强集体进步（大致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个人权利与发展（大致为公民素质的提高与平等）方面非常一致”。^④不过平衡范式与冲突范式对于教育现象的解读和对可期待未来的实现路径的认识存在着一定差异。平衡范式基于世界社会/文化理论更加关照世界层面文化的作用，在教育改革中落脚到教育内容与课程上；冲突范式吸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理论的观点，主张批判现有教育不足，培养学生批判能力，以促进社会体系的转型。但无论是平衡范式还是冲突范式，在面对世界性问题与危机时，其主张都统一于世界体系论的旗帜之下。

三、平衡范式：世界文化的趋同奠基世界课程的建设

（一）世界文化促使教育趋同的机制

在平衡范式看来，有一套称之为世界文化的共享的文化理念与共识，诸如平等公平、和平民主、经济进步、教育发展等。世界社会被认为是最高级的社会系统，在实际无政府的状态下，通过人类共同认可的文化与组织等方式来塑造民族国家、国际社会，这便形成了世界模式。“世界模式确定了地方行动的议程并使之合法化，在合理化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商业、政治、教育、医学、科学，甚至家庭和宗教——塑造了民族国家及其他国家和地方行动者的结构和政策”。^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成为“一种交流增加的客观事实，也是一种相互依赖增加的文化意识，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前景”，^⑥其影响渗透到世界社会各个角落。各民族国家的教育系统努力让学生为迎接一个比过去更

① RAMIREZ F O, MEYER J. Comparative educati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0(6): 369-399.

② ARNOVE R F.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J]. Compar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0, 40(6): 827-830.

③ ARNOVE R F. Education in a time of crisis: calls to action[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007, 51(4): 511-520.

④ MEYER J, BOLI J, THOMAS G M, et al.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103(1): 144-181.

⑤ 同本页④。

⑥ BENAVIDES A, BRASLAVSKY C. School knowledg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anging curricula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M]// MEYER J. World models, national curricula, and the centrality of the individual. Hong Kong: Springer, 2007: 259-271.

大的世界和参与竞争做好准备,引导其意识形态的改变,并促成具体的政策变化。毫无疑问,世界社会的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神圣天幕’(Sacred Canopy)”,^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促成了世界体系中各民族国家的发展从不同位置向某个共同点移动,产生了世界社会/文化趋同的现象。他们还用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屿社会”来说明世界文化的趋同机制。当一个孤岛被发现后,它就被要求加入国际社会,一方面岛民可以获得先进技术与思想,提高参与世界社会的能力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以援助等方式培训岛民精英、改善医疗、教育、经济结构等,“所有这些都将以完全合理的方式重新定义该社会,使其成为现代化的明确候选者”。^②世界文化就以这种方式,逐步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发芽。教育系统的发展趋同也是世界文化扩散和制度化的一部分,反过来教育又促成了世界文化的传播。

通过回顾历史和统计当前数据,平衡范式者发现,目前世界各国的教育,尤其是大众教育趋势存在着趋同的发展。“国家教育系统趋同于共同结构和做法的趋势是普遍和深刻的现象。它表现在教育系统的各个层次,并几乎影响到该系统的每一个主要方面。”^③甚至,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这种趋同现象也存在。一个民族国家可能会通过上层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追踪跟随世界的发展,并“倾向于借鉴已有的最先进的模式”;^④也有可能因为拒绝“世界模式”而导致民间力量的压力出现,从而在官方和非官方的斗争中妥协,走向世界共识。这就意味着,一旦某种有关教育的世界文化或者国际标准被广泛接受,“尤其是那些由居于世界领袖地位的国家制定的标准,或者那些由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倡导和鼓励的标准”,^⑤各民族国家的教育系统都在天花板效应的机制下越过某一门槛而变得相似,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在教育形式方面的差异逐步缩小。可见,“全球教育话语在制定共同的教育实践和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⑥不过,趋同往往存在一定的方向性,一般是落后的国家地区向先进的国家地区的模式移动。因此,教育的标准概念、制度和实践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过程中,先进的中心国家总是占有优势,成为主导者并直接影响世界文化。主流行为者直接塑造世界文化的观点是可信的。^⑦一些学者甚至直言,“基于西方模式的学校教育现在是

① MEYER J, BOLI J, THOMAS G M, et al.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103(1): 144-181.

② 同本页 ①。

③ INKELES A, SIROWY L.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trends in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s[J]. Social Forces, 1983, 62(2): 303-333.

④ MEYER J, KAMENS D, BENAVIDES A. School knowledge for the masses: world models and national primary curricular categor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MEYER J, KAMENS D. Conclusion:accounting for a world curriculum. Bristol, PA: Falmer Press, 1992: 165-179.

⑤ 同本页 ③。

⑥ SPRING J.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8, 78(2): 330-363.

⑦ 同本页 ①。

一种全球文化理想，导致共同教育的发展结构和共同的课程模式”。^①世界文化的运作成为后进国家的教育系统对先进模式的模仿追赶机制。

（二）世界课程推动世界社会的进步

面对世界性问题，平衡范式的基本主张是通过建立世界课程，“帮助学生和社会为现实世界做好准备，但更重要的是为想象中的世界做好准备”。^②而想象中的未来是充满个人和集体进步、和谐与符合平等、理性、科学基本原则的社会、世界，这寄托着教育建构人类理想社会的愿景。平衡范式学者之所以对教育寄托厚望，是因为他们认定“个人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加起来会成为成人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总和反过来又会形成一个更好的社会”。^③现代世界社会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能力的广泛概念上，每个人除了是一名国家公民，还被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员。^④世界社会将民族国家及其教育事业的发展置于广阔的全球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变化导致民族国家与国家教育政策和结构的变化。^⑤因此，个人和教育都是全球化的世界社会的组成部分。世界社会承载着公民权利和能力、个人和社会的平等以及科学和理性的信条。不过，民族国家仍然拥有对自身教育事业的管理权，仍然会继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制度化的模式下发展教育事业。也正因如此，“使国家在成为好公民方面发挥作用，而好公民被认为是建设更美好社会的关键”，^⑥一个更好的社会需要更多的人接受良好教育，需要更多的优秀公民来支撑。优秀公民需要具有全球普遍使用价值的课程的引导培养，而世界教育体系的趋同，让世界课程的出现成为可能。

学校是建设世界课程的关键，是培养现代人、优秀公民的主要场所。“因为学校系统已经被地方、国家和世界机构社会认可，作为传递和认证现代属性的适当机构”。^⑦标准的课程、考试制度与阶梯递进等教育制度是现代学校教育的重要特点，这是基于人的自由能力、教育权利以及维护经济和民主权利而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理想的教育文化模式。一般情况下，大众教育由民族国家自主组织，往往更加强调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等内容，呈现出民族本位的特征。但全球化的来临，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平等、贫困、战争、生态环境危机、气候问题等世界性难题引起各国教育加强对世界社会的关注，世界课程应以世界主义眼光重构理想中的人类社会。“新的个体应该能够在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并为之做出贡献”。^⑧国民教育体系应该帮助个人和国家在全球

① SPRING J.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8, 78(2): 330-363.

② BENAVIDES A, BRASLAVSKY C. School knowledg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anging curricula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M]// MEYER J. World models, national curricula, and the centrality of the individual. Hong Kong: Springer, 2007: 259-271.

③ RAMIREZ F O. The world society perspective: concepts, assumptions, and strategies[J].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12, 48(4): 423-439.

④ 同本页 ②。

⑤ 同本页 ③。

⑥ 同本页 ③。

⑦ MEYER J.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as an institu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3: 55-77.

⑧ 同本页 ②。

社会中进步、参与和竞争,让个人成为世界公民,让民族国家成为世界社会的合格成员。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提升个人能力与改善职业生涯,同时促进国家社会的发展。个人与社会的进步并行不悖,同时也与他人他国的成功互不影响,每个人都可以在教育中取得进步。

“通过教育实现普遍的个人和社会进步的方式来定义世界”,^①是现代课程的一个核心假设。世界社会作为一个普遍规则适用的地方,存在着人人平等、和谐美好的理想愿景。然而,现实的世界社会似乎并没有课程中阐述得那么友好,是一个极不平等、极端多样性、非理性、世界体系分层的天地。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反差,是因为现代课程设计背后包含了一种取法乎上的信念:“如果每个学生都学会按照反抗现实的原则行事,那么对学生自己、他们的社会和世界来说,事情都会变得更好”。^②因此,世界课程应纳入世界地理历史、人类权利与义务、和谐美好蓝图乃至全球视野等世界性知识,以对抗世界性问题与危机。国民教育体系应该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与世界社会的联系,超越传统教育民族本位的经验,拒绝与世界的分离与隔阂,赋予学生能够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作为个体的能力。各民族国家应该因地制宜,结合世界教育文化的共识与实践经验,促成世界课程的建立,这不仅是比较教育的现实追求,也是现代课程的一个重要目标。最终,世界课程“为想象中的‘超国家社会’准备公民,并将民族国家构建为世界社会的好公民”。^③

四、冲突范式:世界教育的不平等需要批判教育纠正

(一) 世界教育体系不平等的体现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结构,它有一个产生、发展到衰退的演化进程”。^④当可用廉价劳动力减少、中等阶层压力增长、生态危机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等世界性危机不断出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与其他历史体系一样,将会被另一种世界体系所取代。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与资本主义经济对资本积累的追求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不可再生资源必定会因资本的无限积累而消耗殆尽,进而导致贫困、饥饿、战争、生态破坏与教育不公等问题出现。全球化的进程让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危机更加暴露无遗,新的世界体系终将会出现。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核心国家与国际组织通过其强大的影响力,正在对世界教育系统产生重大影响。这种超国家的教育范式与政策“导致了教育结构、文化和教育组织的重大变化”。^⑤中心国家对边缘半边缘国家

① BENAVIDOT A, BRASLAVSKY C. School knowledg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anging curricula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M]// MEYER J. World models, national curricula, and the centrality of the individual. Hong Kong: Springer, 2007: 259-271.

② 同本页 ①。

③ 同本页 ①。

④ 吴苑华.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以沃勒斯坦的学说为切入点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 83.

⑤ CARNOY M, RHOTEN D. What does globalization mean for educational change? a comparative approach[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002, 46(1): 1-9.

控制剥削导致的教育不平等将会愈发严重。阿诺夫认为，世界各国的教育系统面临如何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三大挑战。^①冲突范式加强了对世界社会现实更好的理解，进而探索更加理想的未来教育体系，乃至“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公正和民主的世界体系”，^②进一步在世界体系的历史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冲突范式认为世界体系中存在的不平等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财务方面，还包括了教育和认知领域”。^③世界教育的不平等在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均有体现。

从宏观来讲，现有世界体系下，中心和边缘半边缘国家享有的资源与权利是不平等的。中心国家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榨取边缘半边缘国家的剩余价值和财富，而边缘半边缘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剥削、享受有限的资源。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围绕着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谋发展。边缘及半边缘国家的资本增殖部分都被中心国家接收，用于资本维持利润。因此，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的不平等，“边缘的国家位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所处的位置可以被认为其处于相对贫困地位的罪魁祸首”。^④在此背景下，边缘半边缘国家的教育发展模式几乎都是以中心国家特定的知识生产模式为标准。中心国家对边缘半边缘国家的教育体系、课程设置以及评价等都起到直接的塑造作用。中心国家通过贷款、拨款以及援助等措施，加强对边缘半边缘国家教育的控制。后者对前者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教育活动处于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的不平等关系之中。这在教学语言、教材、课程等方面体现明显，如部分边缘国家仍然使用前殖民地语言作为教学用语；使用的教材和课程是以中心国家为参照，甚至受外国的教育援助，边缘国家的教材由中心国编写和发行；除教科书外，计算机软件的主要语言也是英语，在通信技术方面，全球对主要西方国家的依赖性更强。作为先进教育制度和政策输送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仍是制定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利益的政策。所以，总体上说全球的教育仍以服务中心国家利益为导向，持续加剧不平等的存在。

从微观角度来讲，针对个体的教育不平等表现得比较隐蔽。教育被认为是改变贫困、提升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平等是全球的共识，一般社会也会为大众提供看似公平的受教育权。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个人的智力、后天努力达到相当的程度才能得以享受。这看似公平的背后，隐藏了不同物质基础和社会层次造成的客观存在的个人素养和教育条件的不平等，使得教育精英化实现了合法化。而教育不平等的合法化会随着

① ARNOVE R F. To what ends: educational reform around the world[J].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2005, 12(1): 79-95.

② GRIFFITHS T G, KNEZEVIC L. World-systems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 alternative to cosmopolitanism[J]. *Current Issu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09, 12(1): 66-75.

③ TORRES C A. Global citizenship and global universities. the age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d cosmopolitanism[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5, 50(3): 262-279.

④ MAISURIA, ALPESH. *Encyclopaedia of Marxism and education*[M]// GRIFFITHS T G. *World-systems critical education*. Leiden: Brill, 2022: 660-671.

教育产品的输出直接转化为社会、经济和生活的不平等合法化。教育能够让所有人实现向上流动和阶层跃迁的愿景无法真正实现。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教育克服贫困的能力有限”。^① 所谓的教育公平,从未提及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的系统性原因。教育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工具,通过精英化教育与管理将个人成败归因于个体的能力与努力程度,而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制度设计。在结构上来说,许多人通过教育克服或者摆脱贫困的想法是不可能的。^② 这样就可以使客观存在的不平等得以合法化,教育公平和精英主义成了不平等的遮羞布。

(二) 批判教育促进世界体系转型

冲突范式关注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位置对教育发生的作用,以批判世界体系教育培养全球公民,以服务社会变革,建立可持续未来和新的世界体系。^③ 与平衡范式不同,冲突范式强调“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影响国家的一体化的跨国社会结构和文化”。^④ 在冲突范式学者看来,世界文化的共识往往源于世界核心国家的霸权意识形态,其影响有限;而世界体系运行的根本动力是来自全球的经济、权力、武力、利益等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世界体系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不平等的客观事实打破了教育发展进步作用的神话,而不平等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制度设计。“如果不改变底层资本主义制度,以及通过剩余价值提取和不平等分配对无限资本积累的系统性要求,教育发展的愿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受到限制,根本无法实现。”^⑤ 恰好冲突范式善于从世界体系层面上分析教育制度、结构、课程内容及教育活动背后的运行逻辑。相关研究人员“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是,实现更和平、公平和公正的社会的可能性,以及如何用教育制度和政策的相关作用实现这些目标”,^⑥ 乃至分析世界体系的发展与危机,以向更公正、民主、平等和生态可持续的新的世界体系过渡。很显然,“世界体系层面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只有体系变革才能纠正”。^⑦ 教育应该是“更全面地被看作是培养个人的批判意识、分析能力、道德品质、审美情感和对多样性的宽容,以及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球范围

① GRIFFITHS T G. Education to transform the world: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in and against the SDGs and ESD[J].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21, 30(1-2): 73-92.

② MAISURIA, ALPESH. Encyclopaedia of Marxism and education[M]// GRIFFITHS T G. World-systems critical education. Leiden: Brill, 2022: 660-671.

③ GRIFFITHS T G. Critical education for systemic change: A world-systems analysis perspective[J]. Policy Studies, 2015, 13(3): 163-177.

④ FIALA R, LANFORD A G. Educational ideology and the world educational revolution, 1950-1970[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87(3): 315-332.

⑤ GRIFFITHS T G. Education to transform the world: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in and against the SDGs and ESD[J].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21, 30(1-2): 73-92.

⑥ GRIFFITHS T G, ARNOVE R F. World culture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in transition[J].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2014, 13(1): 103-104.

⑦ PETERS M A. Encyclopedia of teacher education[M]// GRIFFITHS T G. Critical world-systems education for progressive system change.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2: 1-6.

内为他人的福祉作出贡献的机构”。^①但是现有的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通过传播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和规范，强化了世界体系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也为“种族、性别、国籍和其他方面相关的不平等提供了理由”。^②虽然人们夸大了教育对个人上升的作用，但同时“教育作为转变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工具一直被忽视”，^③教育对批判当下体制的不足和促进全球公民身份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各国的教育政策多侧重强调教育的经济作用，“忽视了公立学校的基本和历史使命，即促进形成开明和有社会参与意识的公民，积极打造一个更加民主和公平的社会”。^④

著名教育家弗莱雷（Freire）认为正规教育存在不足，已经被简化为不被批判的知识转移过程，学生没有以批判性思维接受知识，而是在填鸭式教学的情况下全盘吸收；更缺乏对自身在世界上所处位置、对改变世界的潜在贡献的思考与反思。^⑤冲突范式学者与弗莱雷有着相似的观点，提出了批判性世界体系教育的应对策略：在教育改革中呼唤增强批判性意识，揭示世界教育体系中的不平等，从而鼓励人们开展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以促进对现有制度进行系统性改革。公共教育体系应该成为“形成具有批判性、公共意识公民的主要机构”。^⑥而具有批判意识、重新设计的学校教育“在解决从地方到全球的各级的这些不平等方面可以发挥作用”。^⑦批判性世界体系教育就是重新调整教育中工具主义思想，转变思维方式，通过批判社会现实制度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发展学生技能、扩展学生知识，培养具有良好道德、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的全球公民，为未来新的世界体系做准备。“对气候变化、贫困、战争和不平等全球问题的高度认识，加上教育体系内正在进行的正式的、自由的愿景，对可持续性、和平、公平和更大的平等的许诺，以及对全球公民形成的承诺，为批判性世界体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课程和教学空间。”^⑧具体的方式是“将课程和教学干预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理解、当前危机、对替代制度的想象以及实现社会转型的政治行动上”。^⑨通过批判揭穿精英主义的谎言，打破教育再生产的作用机

① ARNOVE R F.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J]. Compar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0, 40(6): 827-830.

② GRIFFITHS T G, KNEZEVIC L. World-systems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 alternative to cosmopolitanism[J]. Current Issu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09, 12(1): 66-75.

③ TORRES C A. Global citizenship and global universities: the age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d cosmopolitanism[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5, 50(3): 262-279.

④ ARNOVE R F. To what ends: educational reform around the world[J].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2005, 12(1): 79-95.

⑤ FREIRE P. Cultural action for freedom[M]. Great Britain: Penguin Books, 1970: 60.

⑥ ARNOVE R F. Imagining what education can be post-COVID-19[J]. Prospects, 2020, 49: 43-46.

⑦ 同本页⑥。

⑧ PETERS M A. Encyclopedia of teacher education[M]// GRIFFITHS T G. Critical world-systems education for progressive system change.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2: 1-6.

⑨ GRIFFITHS T G. Critical education for systemic change: a world-systems analysis perspective[J]. Policy Studies, 2015, 13(3): 163-177.

制,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促进社会转型的反体系运动。在世界体系分析指导下建立的批判教育将个人与抽象的人类联系起来,打破以往世界/民族国家的二元论,从而促进学生自我认同与国家公民/全球公民多重身份的形成。全球公民并非国家公民的替代,而是后者的补充与价值延伸,加入了对全球关系与集体利益的理解。相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通过批判性世界体系教育培养全球公民,以基层运动、现代媒体与互动技术等方式能够将民众团结在一起,像众多小矮人齐心协力征服格列佛一样,反体系运动、跨国社会运动一定会取得更显著的成果。^①最终,通过民众的转变逐步改变世界教育微观与宏观上的不平等,促成更加民主文明的世界体系的到来。

五、和而不同:世界体系论中两种范式的差异与共识

(一) 平衡范式与冲突范式的对比

当今世界在全球化的大潮下紧密联系在一起,各民族国家的教育政策与实践均受到世界体系的影响,比较教育在人类追求共同繁荣与富裕的进程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世界性挑战,世界体系论积极推动教育的发展改革,但不同范式有着不同路径。平衡范式基于世界社会/文化理论,将教育发展视为世界文化扩散趋同的结果。这一假设基于文化输出与输入方都是自愿的前提,以内部稳态原则运行。教育改革被认为是“向社会发展或系统失衡或社会需求所需要的更高阶段的自然运动”。^②强势文化往往主导世界文化并形成世界模式。民族国家通过官方或者民间推动的方式接受世界标准,从而选择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平衡范式强调文化、规则等柔性的影响因素,主张通过建立世界课程,传播发扬人类所共有的积极价值理念和文化意识,培养世界公民,让世界整体趋向于更加民主、平等、文明。冲突范式基于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主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度的内在矛盾通过权力压迫与经济剥削等刚性影响因素,导致世界教育体系不平等,而精英化管理等一系列制度设计进一步让不平等的事实变得隐蔽化、合法化,强调教育改革是“社会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资源和权力的冲突,作为自然而然后果”,^③通常发生在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与竞争无法调节之时。在全球化暴露更多世界性问题的今天,需要批判教育改善授课内容、授课方式,为培养具有批判意识的全球公民,为社会转型做铺垫。与平衡范式不同的是,冲突范式更重视个人的力量与作用,认为自下而上的基层运动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进而实现世界体系的平等与转型替代。

(二) 平衡范式与冲突范式的共识

虽然平衡范式与冲突范式有着不同的观点,但作为同一流派依然有着相当的共识。两

① ARNOVE R F. To what ends: educational reform around the world[J].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2005, 12(1): 79-95.

② GINSBURG M B, COOPER S, RAGHU R, et al. National and world-system explanations of educational reform[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90(4): 474-499.

③ PAULSTON R G. Social and educational change: conceptual frameworks[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77, 21(2/3): 370-395.

种范式均倡导从超国家视野研究教育问题，突破了以往比较教育以民族国家为根本视野的研究范式，“恢复了比较和国际教育领域的国际维度”。^①以世界体系作为主要的分析单位，意味着使用世界体系视野来观察被调查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发展、该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等级位置、世界体系层面可能存在的多种影响因素以及他们为维持或改善其相对地位所作的努力。世界体系论的出现使超越国家维度的世界性教育现象与问题得到关注，全球性的问题与危机也被纳入比较教育的研究范畴，民族国家或地区性教育发展与改革能够得到更加全面的理解与解释，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问题等以往冷门的比较教育领域也受到了关注。无论是平衡范式还是冲突范式，世界体系论学派在追求社会的进步与平等、服务人类更高的发展目标上达成了一致。两种范式均采用宏观的、整体的研究视野，以世界体系为研究单位，对各民族国家内部与之间的教育进行解读，重视超国家层次因素对教育发展改革的影响。两种范式都信奉教育对进步的关键作用，强调教育是个人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世界课程还是批判教育，都是要培养具有全球素养的公民；世界上存在的各种问题与危机需要全球共同解决，民族国家需要调整自身教育体系，关照超越国家的人类社会，最终的追求都是建立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

六、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的评价及现实启示

（一）世界体系论的贡献与不足

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在诞生以来，就推动了比较教育学不断向前演进，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扩展了比较教育的维度与成果。“无论是共识型还是冲突型，全球化的扩散现象都让世界体系分析越来越重要”，^②世界体系论让比较教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各民族国家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与发展趋势，在世界体系论两种范式的解读下变得更加清晰合理，尤其是揭示了世界教育体系中的不平等机制、精英主义合法化过程以及世界文化的趋同作用等隐藏的教育规律，不仅让现实的教育问题得以解读，也让预测未来教育的发展成为可能。尤其是全球化无处不在的今天，人类共同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与危机，世界体系论探索比较教育存在价值，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

然而，没有一个理论是完善的，更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比较教育理论流派。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流派也存在着不足，因为世界体系论“概念都比较模糊，没有明确的测度标准，很容易受到批判，要把它们应用到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各不相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领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③最突出的问题是，目前世界体系论内部存在的两种范式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虽然共享了研究视野和部分研究共识，但不同的理论出发点可能会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结论，甚至产生观点冲突。而流派内部的学者成分非常复杂且松散，有着

① ARNOVE R 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world-systems analysis[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80(1): 48-62.

② COWEN A M. KAZAMIA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M]// ARNOVE R F.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Springer, 2009: 101-119.

③ 薛理银. 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156.

不同的学术背景和追求,至今也未出现一位能够“号令群雄”的领袖人物出现,这也导致学派在内部建设缺乏坚实基础,尤其是在对外论战时形成不了强大的凝聚力。两种范式虽然有各自擅长的领域,但也存在短板。平衡范式重视世界文化作用,但归根结底是在为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摇旗呐喊。在解读世界教育发展改革的过程中,更加强调资本主义的普适性意识形态,用文化、规则神话掩饰文化殖民的事实,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对改革的原因和方式进行狭隘、简单、技术性的评估,^①致使它不能更好地理解第三世界的教育文化。冲突范式更加关注冲突与矛盾,看到了世界教育中的不平等,但其观点过于激烈,将教育看成了剥削与斗争的战场,忽视了教育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两种范式均有陷入单一的文化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简单论断的嫌疑。在寻求教育促进个人与社会进步的路径上,采用推己及世界、由小到大的方案,看似有的放矢、易于操作,但其内在作用机制过于简单,未能考虑到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存在理想化的弊端。

(二) 世界体系论的现实启示

世界体系论让比较教育研究获得了更加宏观、整体的视野,平衡与冲突范式给全球性教育现象的解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世界体系论给中国的教育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现实启示。

首先,两种范式为解释中国教育现状及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工具。从平衡范式来看,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受到了来自世界层面的文化与模式的影响,无论是学科体系、教育层次还是学术话语体系,都是世界模式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从冲突范式来看,中国曾经长期处于世界教育体系的边缘半边缘地带,受到了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影响,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人才严重外流。解读现状可以更好地审视自我,找准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其次,在认清自我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要指导行动。我国的教育曾经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处于弱势,而在综合国力逐步提升的当下,中国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相应地,在审视本土教育、制定教育政策时,应学会客观理性地甄别来自世界体系的影响,批判性地借鉴外来文化,在学习世界上先进文化的同时又保持民族特色。在对外交流合作方面,要积极在国际社会发声,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输出中国影响力。

最后,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要避免落入“西方中心主义”“借鉴主义”的陷阱。面对同一课题,要学会转换不同立场分析考察,以更加客观理性地研究解决问题。尤其是在追求人类社会共同繁荣进步的道路上,应该建立在各国平等的基础之上,避免出现简单的移植与粗暴的干涉。各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的过程是各个国家平等的对话和沟通。^②世界课程与批判教育应建立在平等的交流对话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地促进世界各国间的了

① GINSBURG M B, COOPER S, RAGHU R, et al. National and world-system explanations of educational reform[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90(4): 474-499.

② 蔡娟. 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未来转向: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分析 [J]. 外国教育研究, 2019, 46(2): 27-38.

解与尊重，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现世界社会平等，实现世界教育体系的更大进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比较教育思想流派研究”（项目编号：BDA190068）〕

（责任编辑：宋庆清）

Equilibrium and Conflict: Analysis of Two Paradigms of the World System Theory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ZHANG Jinpeng^{1,2}, QU Tiehua¹, LI Wenwen²

(¹Facult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²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chool of thought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es, the World System Theory seeks to solve problems and crises worldwide through comparative education. This school is divided into Equilibrium Paradigm based on neo-institutionalism approach and the Conflict Paradigm based on world system analysi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ocial problems and survival crisis faced by mankind, the former advoc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world curriculum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e world society, while the latter advocates critical education to explore the fairness and equality of world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system. Although the two paradigms have different mindsets to solve problems, they have a lot in commons within the world system theory, such as research philosophy and the pursuit of a progress and a better future of human society. The studies out of the two paradigms hav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despite of shortcomings. At the same time, this school has given many important inspira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Key words: world system theory, equilibrium, conflict, paradigms, realistic pursuit